

王國維其人其學

最近本刊連載王國維詞學的批評，有人褒他，也有人貶他，甚至還有人怒氣騰騰寫信替他辯誣。我對學術沒有精深的研究，對王氏詞學，當然也不例外，可是，因此却引起我的興趣了。平心而論，居今日而評古人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們要了解時代的背景和他所處的環境，決不可隨便妄加短長，而抹殺前人對學問的貢獻與畢生治學的苦心。

我國詞盛於宋代，元承宋祚，演爲劇曲。明清以來，一般學人講八股，講陸王學，講古文辭，講訓詁，能從詞曲有深刻研究，發前賢幽光，啟後學途徑者，當推海寧王國維靜安。

國維的學問得力於羅振玉最深，他年未弱冠，文名大噪，自負也很高遠，這時適值中日大戰，我師敗績，他一肚皮悶氣，跑到上海徬徨無所依歸，恰巧羅振玉在上海創辦東文學社，他就前往受學，致力於古文辭，用江子屏漢學師承記作治學的途徑，振玉賞識其才，並告之曰：「江氏之學偏駁，本朝學術導源於顧亭林處士……」遂以家藏書籍一部分贈之，所以他的學問從此日益增進，終成一代學人了。後來振玉主持蘇州優級師範學堂，聘他充任教習，他刻行詩詞集，又享受文學界的盛名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，振玉奉學部奏調，至是始荐國維於尙書榮慶，命在學部行走，這時他刻行靜

安文集，並致力宋元以來通俗文學，尤彈粹宋的詞，元的曲，著有人間詞話，他論詞最精透的話：「有境界則自成高調，自有名句，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，而境非獨謂景物也，喜怒哀樂亦人心之一境界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，否則，謂之無境界，『紅杏枝頭春意鬧，』著一『鬧』字，而意境全出。『雲破月來花弄影，』著一『弄』字，而境界全出。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優劣，……古之詞人，詞格之高，無如白石，惜不於意境上用力，故覺無言外之味，絃外之響，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。南宋詞人，白石有格而無情，劍南有氣而乏韻，其堪與北宋頴墳者惟一幼安耳。幼安之佳處，在有性情，有境界，……」這是他論詞的大要。他最殫心竭力的地方，在於詞曲，著有曲錄六卷，劇曲考一卷，優語錄二卷，古曲脚色考一卷，宋元戲曲史，更是他的得意傑作，他對詞曲精透的著作，雖不能說後無來者，但却是前無古人了。

他最推重元曲，認為有自然的音節，他說：「古今之大文學，無不以自然勝，而莫著於元曲，蓋元劇作者，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，其作劇也，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，彼以意興之所至，爲之以自娛娛人，關目之拙劣，所不同也，思想卑陋，非所諱也，人物之矛盾，所不顧也。彼但摹寫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，而真摯之理與傑秀之氣，時流露於其間，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，無不可也。……」這種注重社會實況與提倡大眾文學之精神，的確值得敬佩的。

後來，振玉掛冠都門，避地日本，國維攜家相從，振玉勸他專研國學，先從小學訓詁入手，至是他才盡棄平時所學，專攻經史，日讀注疏數卷，旁及古文聲韻，造詣更深，振玉執其手曰：

「以君進德之勇，異日以亭林相期矣。」可惜當時一般淺學小生，不夠了解他學問淵博，而且，認他思想頑固，眷念遜清，連對他學術也不重視了。迨至遜帝溥儀被放逃往天津，他還受清華大學聘為教授，民國十六年春季，他感時喪亂，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，結束他的生命，在他衣帶中留有遺言：「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。」「千古艱難惟一死。」他居然做屈子第二人了。這正是學人大仁大勇剛勁的氣魄，我們不能以時代來評論他的得失，但是，較諸柳亞子、翁文灝一類學人，不知人間有羞耻事，靦顏附共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。

